

夏天来了,你的美白功课做了吗? (下)

◆ 李轶

“白回来”不能光求快

我们知道,日光中影响皮肤色泽和健康的主要是紫外线A和B(即UVA、UVB),其中,UVB主要刺激黑色素大量分泌,造成晒黑,UVA虽然也会引起黑色素分泌,但更多危害在于穿透表皮层直达真皮层,是皮肤光老化的元凶。UVA随季节变化的波动不大,一到冬天和春天,UVB的辐射量锐减,几乎只有夏季的1/3,加上日照时间较短,曝晒阳光的机会也变少,黑色素的状态相对稳定。在没有多余的黑色素继续分泌,已经形成的黑色素被逐渐代谢的情况下,许多在夏天晒黑的人,会在冬天和春天慢慢白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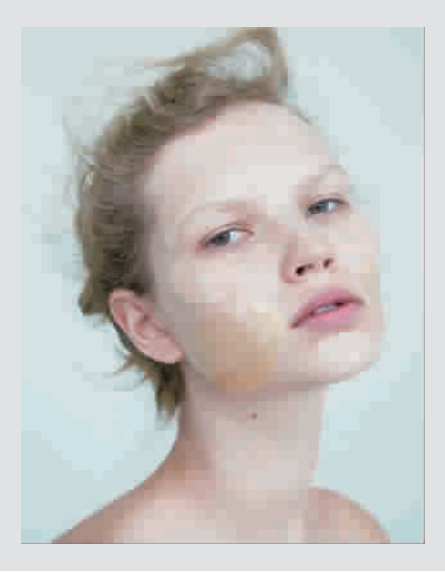
使用美白保养品可以加快“白回来”的速度吗?真不幸,“加速”的效果微乎其微:比方说,不用美白品“白回来”需要三个月,使用保养品,也许仅仅将速度提到两个半月。那么用不用还有什么区别呢?这正是美白产品的真正意义所在:对于已经形成的色斑或者肤色加深情况,保养品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剥脱”,即让含有黑色素的细胞尽可能浮上皮肤表面并脱落,同时又不能速度过快,以免影响皮肤的正常代谢造成刺激,它们所能发挥的“祛斑”或“速白”效用似乎不够“给力”;而针对各种黑色素或色斑的“半成品”,保养品则能较有效地防止它们进一步积聚、加深或者进入皮肤深层——避免小色斑变大、浅色斑加深、星散的色斑积聚成团、浅表的色斑经年累月成深层的年龄斑。

大部分美白保养品中都具舒缓抗氧化配方和一定的角质剥脱物质,前者有助于改善皮肤受过多紫外线照射后可能产生的轻微受损、细胞炎症,温和的角质剥脱剂,对寒冷天气里变缓的代谢是一种适当的激发,有利于皮肤细胞的新生。

“强效”到底有多“强”

“用完两瓶粉底浅了两个色号!”“只涂脸,脖子没涂,现在有了明显色差”“本来脸比身体黑,现在脸比身体白了!”如果留意一下近年来对于美白保养品持肯定态度的评价,会发现与前些年狂热的“喇地白了”“七天就白了”“亮白得像灯泡一样晃得自己睁不开眼了”这种充满夸张感的表述比起来,显得相对理性一些。美容柜台的导购人员,大多尽量避免用到“保证变白”“强效变白”等充满刺激性的词汇,而学会了聪明地让人以“现在的粉底色号”和“用了一段时间美白产品的粉底色号”作为参照,见证皮肤亮白的过程。

对美白的高烧般的狂热,在震惊全亚洲的“白斑事件”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六年前,亚洲市场处于“得美白者得天下”的状态,美白科技强国日本每年春天最好看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便是各大美容集团拿出的最新专利配方技术以及五花八门的宣传手段,屡屡成为研发者、媒体和消费者的关注热点。某业界“一代宗师”品牌的独家强效配方,一度在市场上独占鳌头,风光无限。然而,有消费者开始向媒体投诉,用了相关产品后,皮肤出现脱色白斑。本来人们以



为这不过纯属又一次小概率事件,但随之而来的,是不断有白斑事件爆发,案例积累到了数百人,不仅在全日本引起极度恐慌,还波及了中韩等其他国家。“白斑事件”最后导致某化妆品集团当年直接经济损失60亿日元以上,也使得一个研发力极强的品牌从此不再拥有独立研发权。尽管事件热潮阶段过后,对引发这一问题的专业看法都趋于平和,多数皮肤医生认为这还是属于个体免疫差异引起的特殊案例,未必具有普遍性,但“美白高烧”却着实被当头泼下一盆凉水,开始急剧降温。各大品牌厂商也不再敢重推各种高效显效配方产品,研发创新技术则一度低落,大家更趋向于贩售传统保守但相对安全的配方,“美白战”从此不复精彩。积极的方面是,通过这次事件,人们普遍将“安全性”摆在了“有效性”之上,而各国对于“美白”产品的管控,也日趋严格。

“白斑事件”也许是将美白纳入极安全领域的最后一“鞭子”,事实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追求“白”,人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欧美,“美白”一度意味着“漂白”(bleach),即通过使用双氧水等既痛苦又危险的手段,将全身皮肤颜色变浅。现在,美白产品也一直处于雷区,有些美容院或黑市中兜售的非法制品里含有汞、激素等物质,虽然能暂时让皮肤变白变

嫩,但长期使用有极大安全隐患。尽管早已被列为严禁使用物质,不会出现在正规合法的市售产品中,但仍不乏“漏网之鱼”,例如前两年被一拨二、三线明星在网上爆料,又被揭发经央视报道后被明令禁售的“让皮肤30天显著变白嫩的泰国童颜神器”中,就含有超标一万倍以上的汞。

专家说:有了医学美容,为什么还要美白产品?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医学美容这几年呈井喷状态,看着多年不退的斑点色沉,只要激光一照,就能明显变淡,让人感觉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既然只要照照光或者打打针,就能快速去掉斑点,明显提亮肤色,那么,为什么还要涂抹见效慢的美白保养品?

“见得到的色斑可以靠医美解决,见不到的色斑,只能靠日常预防”,这句话也许是“为什么还要涂抹美白保养品”的最佳解释。色斑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只存在于皮肤表面。事实上,能在皮肤表面看到的,往往只是色斑的“冰山一角”,有更多的“隐形斑”存在于皮肤内部,大部分无法靠医美手段解决。

涂抹类的保养品对于这些“隐形斑”就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尽量防止它们颜色进一步变深,尽量阻止它们向皮肤表面迁徙。同时,美白产品也能有助于预防新的黑色素的生成,这些都是医学美容无法带来的。医学美容效果再好,仍不能过于频繁地使用,它与日常保养品,恰好形成了一个互补的关系:平日尽量预防保护,如果还是有问题出现,则通过快速高效的医学美容手段解决。那些日常疏于养护,只等皮肤有了问题才希冀医学美容“速战速决”的保养观念是非常错误的。

摘自《周末画报》

真相推理师:嬗变

呼延云



7.收到短信

第二天早晨。枕边的手机响了,刚刚接听,里面传来总编辑冷峻的声音:“小郭,马上来报社。”郭小芬赶到报社,走进总编办公室,里面有五个人:《法制时报》总编辑李恒如、总编助理赵华、市局新闻处处长李弥、林凤冲,还有一个是采访组的记者张伟。

李弥生气地举着一张今天出版的《法制时报》对张伟说,“你的稿子那样写很不合适,我以前也做过多年法制新闻工作,写案子时要格外注意尺度,尽量减少对犯罪细节的描写,减少对侦破细节的披露。否则都像你这么写,追求猎奇,追求刺激,会引发群体模仿心理效应,造成其他不法分子按照你文章中叙述的内容模仿犯罪,使侦破工作失去正确方向!”

郭小芬把李弥手里的《法制时报》拿过来翻开一看,二版头条就是张伟写的报道,文章中对陈丹遇害的细节做了详细描写。

“稿子怎么能这么写?”郭小芬惊讶地说,“这不是教人怎么犯罪吗?还好……”本来她想说的是“还好火柴盒没有写进去,不然如果有人模仿,那侦破工作就会陷入目标混乱状态”,但她的话没有说下去。她想起,火柴盒的事情警方严格保密(连她自己都是从“内部渠道”得知的一这消息),张伟根本不知道,一说出来反而捅给他了。

这天在报社忙到晚上十点,她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如果方便,请马上到故都遗址公园,发生命案。”发信时间是半个小时之前,发信人是林凤冲。

半个小时之后,透过模糊的出租车车窗,郭小芬看到了夜色中的故都遗址公园。现场位于山凹一块树林环抱的空地上,四盏两千瓦的警用卤素灯将现场照得一片惨白,以致于那些树影都十分清晰,像是扭动着腰肢牵拉着手臂,围绕在这片死神刚刚光临过的地方,跳着妖异的舞蹈。

蕾蓉和刘思缈已经展开现场勘查,郭小芬也受到特别允许,进入现场采访。

受害者躺在地上。蕾蓉戴上塑胶手套,默默地在死者身边蹲下,轻轻移开死者半捂住伤口的手,检查伤口的外观:“裂口很大,入刀很深,切断了腹腔大动脉,出血过多导致死亡。死者的双手和胳膊有许多切伤的痕迹,我认为应该是防御创……”

“防御创”是法医们对防御创伤的简称,常见于被害人遭到杀害的案件,系被害人在激烈抵抗的过程中,用手和前臂抵挡凶器造成,由于罪犯一心要置受害人于死地,一般情况下,伤口应该都比较深,而且以切伤居多;而深浅差异很大的伤口往往是“格斗创”,指在斗殴过程中因为抢夺凶器造成的伤口,以割伤居多——伤口的长度往往大于其深度。

这个知识,郭小芬也是了解的,所以好奇起来:“这么弱小的女孩子,怎么会出现格斗创?”蕾蓉没有回答,拿起死者的手臂轻轻弯曲,尸僵已经出现,但程度并不严重,结合角膜状态,死亡时间初步可以推断是在距离现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晚上八点半到九点之间。

尸检结束后,蕾蓉站起身,问刘思缈的现场勘查工作完成得怎么样,刘思缈说:“我提取到了犯罪分子的足迹。另外,凶器已经发现了,就丢在山坡,一把大号的折刀,从刀把上已经提取到清晰的指纹。”

“不过,”刘思缈自言自语,“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已经找到的东西,而是没有找到的东西……”“什么东西?”蕾蓉心里一紧。“火柴盒。”

在犯罪现场附近,警方控制了几个疑似嫌疑人,其中一人,一只手持着本书,另一只手不断抚摩自己纤细的肩膀,扭捏得像在课堂上被老师突然提问的小学女生。郭小芬吃了一惊:“这不是华文大学学生会主席白天羽吗?”“这么晚了,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林凤冲问。“我表弟是高三学生,我给他买了本英语高考用的书,今晚约好了在这里给他。”白天羽说。

林凤冲把他手里的那本书要过来,一面翻阅一面说:“你们约的是几点见面?”

“9点整。”白天羽说,“但他临时遇到了点急事,打电话给我,没有过来。”

林凤冲把书还给他,然后要来他表弟家的电话,打过去核实,确有其事。他的表弟是因为家里自来水管突然爆裂,只好留在家,找工人抢修,现在还没有修完。

15.最强师资

对于这一批昆班学生和教师,周玘璋校长很清楚,“传”字辈老师是“国宝”,他不允许“国宝”再失传了,幸存下来的这些老师都是好老师。而60个学生,是将来的昆曲接班人、是“国宝”,一定要教出来、传下去。周玘璋想得很周到。学校的厨师,有无锡的,也有苏州的,口味都是苏锡帮的,完全适合“传”字辈老师们和同学们的习惯。他所讲究的,是要培养“昆大班”艺术上的“贵族化”。

为了便于学生们外出看戏观摩,学校还为他们准备了13辆三轮车(那个年代还少有小汽车),3位同学一辆。1954年,“华东区戏曲会演”在上海进行,学生们经常被组织去观摩演出,13辆三轮车组成的车队,青春、漂亮的男女学生,一抹色的服装,引来了路人的注目和称赞。大众剧场,人民大舞台,是他们第二课堂,天天看戏,白天看,晚上看,连饭菜也送到剧场,日场结束后就在剧场里面用餐。

学校还专门安排了三个阿姨,照顾他们的生活,为孩子定期换洗衣服、清洁卫生、陪护看病,一直到给孩子们洗衣服、洗袜子,照料得简直比自己的母亲还要体贴周到。张洵澎后来回忆说:在校校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自己洗过一双袜子。也真是这种从里到外的呵护,“宠”出了昆大班这一批昆曲“闺门旦”身上浑然天成的骄矜之气。

这个年龄的孩子都是很阳光、活泼的。学校有很大的操场,阳光又特别好时,学生们都爱在大操场活动,什么“官兵捉强盗”啊,“老鹰捉小鸡”啊……那些上个世纪50年代的纯静的小朋友爱玩的游戏,在这些学了昆曲的孩子们玩起来,更是别有一番天地。除了学戏唱戏外,张洵澎可是更喜欢体育运动的,单杠、双杠,有空就玩,学校还给昆大班安排了固定的体育老师。

学校给学生们配备了物质保障,更为学生们配备了超豪华师资力量。周玘璋校长的高瞻远瞩令人敬佩,也令今天的张洵澎和所有的昆大班的学生们深为感激,终身难忘。

学校给他们配备的师资力量也足以令人

瞩目——“传”字辈艺人。早在1955年“昆曲演员训练班”改为“上海戏曲学校”时,已经集中了最强的师资力量,沈传芷、朱传茗、张传芳、华传浩、郑传鉴、方传芸、周传沧、薛传钢、王传渠都已到校上课,不久又把远在四川的倪传钺、马传菁、邵传鏞等几位都请到戏校任教,生、旦、净、末、丑各行齐全。同时又有京剧名家陈富瑞、松雪芳、李君庭、盖春来等出任

昆班的花脸、武生、花旦行当的老师。直到今天,都说昆大班学员的“奶水”吃得最足,也就是说,当时根底打得最为扎实,这话一点不假。

上个世纪20年代,为了昆曲“薪火有传”,苏州和上海的有识人士私人出资开办“昆剧传习所”,培养了这一批以“传”字冠名的艺人。然而,他们却虚有“薪火相传”的名头,出科后,因为世道艰难,他们只能在昆剧难以为继的乱世中苦苦挣扎,为南方昆剧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生命。但战乱时代,民不聊生,他们命运飘摇,昆曲又怎能幸免其四下零落的危境。

新中国成立后,“昆曲演员训练班”从各地探寻他们,并且把他们重新请出山,这些潦倒无助的“传”字辈艺人,都被学校以高薪聘用,老师们的薪金一下子提得很高,使他们顿时摆脱了穷困,脱离了失业和病苦的威胁。有的老师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当家作主地培养昆曲自己的接班人,一种感恩共产党、感恩新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令这些正当壮年的“传字辈”先生激起一股无比的热情。张洵澎至今记得,不少老师口中常常念叨,“要感谢共产党”……这些老艺人终于找到了兑现当初“薪尽火传”的苦心 and 托付的机遇,能够将这朵古老的戏曲奇葩传泽后世,他们充满了对新政权的感激之情。面对新招进来的这一群粉嘟嘟的“种子”,他们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要成为古老的昆曲培养新一代“传”字辈的心情是急迫的。

1954年招收的这个昆剧班,人称“昆大班”。到了1956年,又招了越剧班,后来陆续又有了京剧班、沪剧班、淮剧班、评弹班、戏曲音乐班、舞美班等。

上海戏校已经颇具规模了。

张洵澎的人生历程



秦来来 杜竹敏